

汉诗新韵

觅(组诗)

李亚雄

七夕,潮宗街



每一次遇见,心都狂喜地跳跃
像怀春的少年,专注而热烈
而你,淡然不语,深深浅浅的
皱褶,湿润清凉的肌肤
又让我心复安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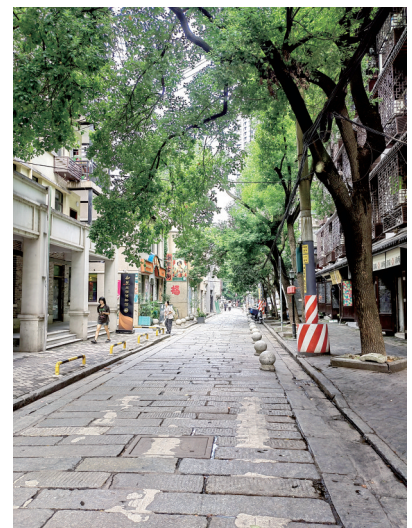
街面铺着麻石板,淡墨色的
坑坑洼洼里滴满挑夫的汗滴
百年前米市上洪亮的吆喝
阵阵号子,将“湖广熟”的声名
从三湘四水,传遍万国九州

楠木厅的木门斑驳而厚重
门轴低沉的吱嘎声
放缓我的步履,还有门内的
文章华国和诗礼传家的训导声
把大木大源渗透到我的每根神经末梢

时务学堂旧址的红墙
层层叠叠的爬壁虎把四季分割
每一根藤萝都充斥着前行的执念
即使横刀向天的一声断喝
也不能阻挡他向死而生的决绝

寿星街的枫杨已逾百岁
街坊经年的护庇让她兀自得意
瘦削的身影招摇在月光里
如同T台优雅的维密天使
隐形的翅膀荡起爱的涟漪

共说城市公园的钢铁大黄蜂
正在解读现代人的狂妄与无知
鲜挺的皮囊欲把城市温暖传递
拐角,在连升街口的咖啡屋里
氤氲的乡愁,充盈着游客的肉体



支点

阿基米德说:给我一个
支点,我能撬起整个地球

2300年来,我一直在寻找
寻找那个混沌未知的支点

在一望无际的荒芜的田野中寻找
到桃红柳绿的城市公园中寻找

回返家山已成平川的土地上寻找
循着竹浪翻腾喜鹊喳喳声寻找

在平遥雕刻精绝的古牌坊上寻找
葡萄在十三朝古都城墙根寻找

站在洞庭鱼鳖鼋鼉的脊背上寻找
扣紧长江鲟鱼的胸鳍逆流寻找

在华山长空栈道狭小缝隙里寻找
追踪深渊滑泥盆纪的海底寻找

脚踏紫色祥云到闾阎九门外寻找
在亿万光年的茫茫宇宙中寻找

苦苦的东寻西觅,在时间空间之外
冥冥中,只留下旷野上的风牛马



周家院子

江月卫

夏日炎炎,我们从芷江侗族自治县城出发,车子沿着山道上的水泥公路缓缓而行,在满目青翠中发现山势雄奇的顶部有7台风力发电机在不紧不慢地悠转。悠闲感便油然而生,打开车窗,凉风吹来,一坡梯田突然展现在眼前。趁友人们拍照之时,我决定数一数有多少层。同行的县文联主席杨早说,不用数,这里叫丘田,你数得过来吗?我感叹上苍把绿色氧吧浪费在这里,便报复性地深呼吸了几口山野之风。大家笑了起来,说,没有浪费,水果在吸氧啊!

行进半小时,来到“人”字路口,路口旁有一个篮球场大的空地。防晒网拉在空中,凝结成了一个卖场。这里叫周家院子。30多户200多人,自然村寨散落在公路延伸的几个方向。卖场里堆满了刚刚从山上采摘的黄桃。有的还放在箩筐里,有的还在连体的两个扁形的小竹筐里。选桃、过秤、包装,20多名当地的中年汉子和妇女们在紧张地忙碌着。停在公路边的除了五六辆小轿车外,还有两辆双排座货车和一辆车门上写有“货拉拉”字样的白色制冷车。

我走近正在忙着往纸箱里装果的一位汉子身旁。问,今年五十几了?他哈哈一笑,没有回答我。他叫周康明,穿一件红色T恤衫,太阳把他的脸烤成了古铜色。他指了指正在一旁忙碌的汉子说,他是我老弟,今年60了,我比他大5岁。我说,你们真的很年轻,看不出像60岁的人。一位穿花白衬衣上斜挎小包、脸色白净的妇女在用手机上的计算器忙着算账和清点发货单。我问,这位是收货的老板?周康明说,是我弟媳妇。我笑着答道,挺洋气的,我还以为是外地来收黄桃的老板咧。

一位用三轮车拉黄桃来卖的小伙子回答道,这年头城市和农村穿着都差不多。在周康明面前有30箱印有“芷江高山光果黄桃”字样的箱子,他说,家里有200多株黄桃树,一株要收100多斤。主要是他和爱人两个人在家看护,同时还要照顾正在上学的孙儿孙女。崽和外媳在外面打工。聊着聊着,他却与我算起经济账来,说,一年下来,一株的农药肥料要开支30来块钱,尽管这样,纯收入还是有两三百块钱,比种谷子划得来多了。如今走网上销售,也还能卖得脱。

我夸奖他们肯干会干。周康明却摇了摇头说,好是好,就是成本有点高,这一箱10斤,还要我们送到镇上的物流点,发到省外要20多块钱,省内也要十几块,还有这盒子要5块钱一个,都是由我们负责咧。

我查看了摆放在场子里的果箱,发货地址上细密的文字写着浙江绍兴、江苏南京、广东梅州等十多个城市,省内的有浏阳、长沙等地。

杨远新

那年我刚满6岁,母亲捧着我的脸说,你长大了,要到外面去学知识。我不懂她话里的意思,一脸茫然。

第二天,她把我交给长三岁的姐姐,领我到熊家铺小学报名入学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母亲的视线。自我跨出开满芷花和兰花小院的那一瞬,她的心就附在了我身上。

那天下午,放学时间到了,母亲站在家门口,却迟迟不见我的影子。她便迈开双脚,像一片飞起的云,来到熊家铺小学。

班主任邓老师看见了,她,迎上前问:“凤姐姐,看你这着急的样子,发生了什么事?”

母亲向邓老师打听我的去向。邓老师告诉她,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已经放学了,目送我背着书包往家走。

母亲断定我去外婆家水湾捉鱼了,于是抄近路往那里赶。半途,她遇见姐姐美云,问道:“美云,是你带着儿儿(常德人对弟弟的称呼)去上学,你怎么没领他一起回屋?”

姐姐回答:“儿儿和蠢婆在学校后面晒书。”母亲不明白地问:“晒书?”

姐姐讲出了原因,并手指学校后面一条南北向的排灌支渠,说:“儿儿就在那里晒书。”

母亲一线风似地赶过去。她轻手轻脚地走近我,一幕令她哭笑不得的情景映入眼帘。毛边纸制的语文课本,被水浸湿,像皱纹满布的脸,张开在太阳底下的绿草地上。

原来,学校发给我的课本,被我染上了指头大一点墨汁,我嫌它脏,想尽了办法,都没有除掉。放学了,我与相隔一座竹园的邻居,同班同学邓德爱结伴回家。他年长我三岁,个子高大,小名叫“蠢婆”,是我依赖的保护神。路上,我向他讨教课本染上了墨渍,如何复原的办法。他出了几个主意,我说那些都试过了,没有作用。说话间,我俩经过学校后面那片碧绿如镜的水湾,我灵机一动,提出:“衣服搞脏了,用水洗就变得



见到不远处有用黑色塑料筐子在装货。我走过去准备找老板聊一聊。发现一位年轻的小帅哥正大口地吃着黄桃,另一位小伙子用手机给他拍摄。原来他俩正在制作抖音。村支书周福长告诉我,那位大口吃黄桃的就是收货的杨老板,货拉拉是他的。杨老板说,塑料筐一筐是30斤,主要是点对点送到深圳白云区的一个小区里,一车可以拉1万斤。今天下午出发,明天就可以送到。

我说,你都是付现金吧!杨老板点了点头说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随即杨老板又说道,不是不好卖,而是消费者对品质要求太高了。正在用连体筐送来黄桃的周福林说,地上那一堆就是选出来的“不合格”产品,我这才又骑摩托车去摘了点来补货。我才知道,这连体筐是方便挂在摩托车上用的。我从他们选出来的次品中,顺手拿了一个,从表面上看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,吃起来又甜又脆。戴着遮阳帽正在选桃的一位大姐说,隔行如隔山,做你们那一行我们不行,做我们这一行你也不行。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在一间用水泥砖临时搭建的小屋里,一位戴眼镜的小姑娘正在手提电脑上操作订单。周福长说,这是他侄女,正在中南大学上大三,假期在家帮忙。周福长有四个兄弟,除了老四在怀化市里工作外,老大老二和他一起种了300多亩黄桃,平时由老大负责看护,销售时节几兄弟就找来帮忙。保证老丈每年收入不少于8万元后,余下的几兄弟再分配,相当于一个合作社。

我问,全村种植面积有多少?周福长说,我们这附近都姓周,种植黄桃有十来年了,全村现在有1500亩左右,还有李季和高山葡萄各800亩,现在正是盛果期。卖黄桃要个把月时间,接下来卖李季,之后是葡萄。我们这个临时市场前前后后要持续半年半吧!说到这里,我发现周福长的脸上洋溢着笑容,最后又感叹道,没办法,当地老百姓只能靠山吃山。

我从村民口中得知,周福长原来是在怀化市里做生意,每年要赚五六十万元。选他当村主任,他不得不回到村子里,两年前与温水垅村、千丘田村合并成现在的牛牯坪村后,选他村支书,村主任一肩挑,事情更多了,生意上的事只好部分放弃。

我说,你这个交易场所也太简单了点,热天还勉强过得去,下雨天就麻烦了。

周福长抬头望了望空中的遮阳网,说,现在还是好的啊,原来这里是高低不平的牛圈地,填平起来的。目前政府已表态支持我们这里建一个冻库,你们下次来条件会好些。

离开周家院子好些日子了,时时使我想起的是乡亲们的勤劳善良朴实和灿烂的笑脸。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感动。

母亲送我上学堂



漫画/傅汝萍

干净了。这课本染上墨渍,也可以用水洗呀!”

邓德爱夸奖我:“你真聪明。”

于是我俩选中了水边的一小片绿草地,坐下来,打开书包,掏出课本,小心翼翼地逐一拆开,拿出被染上墨汁的那一页,放进清冽的水里去洗。那时课本的用料全是毛边纸,入水就浸透了。我见此情形急得哇哇大哭。我向邓德爱:“蠢婆哥哥,这怎么得了呀?”

我一边问,一边用手从水里托起那页课本,放在绿草地上。

邓德爱说:“你莫急,这里太阳大,不要好久就晒干了。”

我俩都不敢再伸手碰那页课本,只用眼睛盯着它,希望借助温暖的阳光尽快把它晒干。

母亲观察了片刻,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她没有责怪我,而是替我收拾起水洗的课本,牵着我的手,走进邓老师的住房,首先向邓老师赔不是,并自责了一番,然后提出要求:“他这课本洗了,晒干也没得用了。求您给他换新课本好啵?”

邓老师解释说:“课本都是上面按实际学生人数发下来的。这要向聂家桥联校反映,看看有

没办法。”

我一听这话,又急得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哭

了。邓老师人美心美,她捧着我的脸,安慰说:“你的课本只洗坏了一页,其他可以重新装订起来。明天上课讲到这一页时,你可以搭同桌同学的课本看。”

母亲牵着我的手回家,一路上,母亲谆谆教导我,做每件事都要想一想,做得,还是做不得。我始终低着头,不敢看母亲一眼。

回到家,母亲简短地给奶奶介绍了情况。奶奶一听就急了,担心地说:“书洗了,以后天天上课没有书了,那怎么得了嘞!”

母亲说:“洗坏了一页,只会影响到明天和后天上课。”

奶奶说:“那还好。明天后天不上就是的,没有么得要紧的。”

母亲说:“那你讲得好。又不是吃饭,两天不吃不得饿死,两天的课要是落下了,以后就跟不上班了。”

母亲把我交给奶奶,让奶奶带我们姊妹三

走遍五大洲 最美有郴州

湖南日报社·郴州市文联·郴州市作协·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郴州食单

李国华

亲戚朋友相聚,叙情之外,吃是必须的。美食是乡愁,也是节日欢乐和日常生活的元素。最近,郴州籍作家刘同推出郴州必吃的30家餐馆,甚为精美。双脚站在熟悉的街道,嘴里放入熟悉的味道,三五哥们或一群亲朋好友围坐一起,就在裕后街、欢乐海岸或者郴州各种餐馆大快朵颐,极是让人感到心安。

燕泉路,一直像一种必去之地式的存在。它是郴州老城一条很有些年头的老街了,每次从这里经过,就会被一种持续地从呼吸器官直捣消化器官,然后让人沉醉的鸡汤香味所侵扰。燕泉路的味道还是那么浓郁,土鸡汤和烧鸡公总是及时香起来。这就有了走进烧鸡公店泊车歌頌的理由。

包裹于这片燕泉香中,你可以想象,这片位于福城郴州正中间的繁华地段,从地面到上空,都已被一种数代以来无尽飘香的味道所环绕,成为了一种浓得化不开的燕泉符号。你不免要疑心老天爷也是偏心的,早已对大地进行了功能分区。比如这一片土地,是专门负责制造触及灵魂的燕泉香的。

我最初喝上燕泉路的土鸡汤,吃上这里的烧鸡公,是因为有一位同学安家在这里。与燕泉香首次邂逅,我喝着黄灿灿香喷喷的鸡汤,耳食了这里不少店老板创业的故事,看着灶间旺火昼夜不息舔食瓦罐,烹煮着热火朝天的小康生活。

一位朋友从北京过来,出于修身健体管理身材的需要,她声称不吃鸡肉,却为燕泉烧鸡公破了戒。她很意外地爱上了那壮实得如假包换的鸡腿,一边吃还不忘一边开玩笑说,因为燕泉路爱上了烧鸡公。我接着她的话说,因为这里出产了一种食物叫“燕泉香”。

纵观中国的文明史,可以说是“吃”的发展史。孔子云:食色,性也。“吃”,一直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,然而在历史的发展中,中国人不只求温饱,而是在“吃”的过程中,衍生出“礼”。饮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从郴州境内出土的晋简里,发现迄今最早的一批竹筒菜谱,记录了77种菜品和八大类烹调调料。今天郴菜的传统烹调大多由此传承而来。经过数千年发展,郴州饮食文化有两大菜系:一类是以耒水流域为代表,包括苏仙、北湖、资兴、永兴、安仁、桂阳、嘉禾,其品味上注重酸辣、软嫩、香鲜,代表性菜品有桂阳太和鸭、资兴红曲肉、永兴马田牛杂、嘉禾血灌肠、安仁抖辣椒等。一类是以东南山区为代表,包括桂东、汝城、宜章、临武,其菜品既取粤菜之长,又纳瑶胞精华,口味偏重于咸、酸、辣,具有浓厚的山乡气息,桂东红烧黄鳝、汝城晒鸭、临武干牛巴等为代表性菜品。

个到食堂吃晚饭。说自己到外面办事很快就回来。

说完母亲背起我的书包,走出了竹篱小院。我目送她穿过一丘又一丘稻田,身影很快被熊家巷口两边的参天大树遮掩。

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,母亲回家了。我看见她手中拿着一本我熟悉的小学一年级课本,我心想她难道是要给我补课,可她一字不识呀!

她把堂屋里的一张方桌收拾干净,摆上借来的课本,接着打开我的书包,从里面拿出两张毛边纸,还有一支毛笔、一瓶墨汁,摆在桌子正中。

这时,父亲回来了。母亲招呼他在方桌前坐下。父亲看了我一眼,似乎已经知道我洗书晒书的事情了。他接过母亲递给他的一把裁纸刀,抚平毛边纸,拿起课本,在毛边纸上比划,裁成一般高一般宽。

我从母亲的对话中得知,母亲领我回家后,背着我的书包,直接去了聂家桥联校,找到联校校长。校长的回答与邓老师讲的一样,课本是有计划发放的,联校也没有,但是答应向县新华书店提出申请,请求特事特办。母亲见新课本一时无望,就从聂家桥供销社中心门市部文具柜台,购买了毛边纸、毛笔、墨汁。

这时,父亲按照母亲的安排,将裁剪好的毛边纸蒙在课本上,一笔一画小心翼翼地临摹,也许是过分紧张,额头汗珠直滚,母亲就用毛巾轻轻地替他擦掉汗水。

父亲终于把课本中的那一页临摹好了,母亲拿起反复比照,最终说了一句:“看样子蛮像。”

父亲说:“幸好这一个个字都有蛮大,字也不多。要是字多,字小,我就搞不好了。”

母亲接过,用针线将课本重新缝好,放入我的书包。

大约过了半个月,又是邓老师的语文课,她从讲台走到我身边,将一本崭新的课本放在了我们的课桌上。我手捧新课本,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。